

長水日抄
病榻寤言
耄餘雜識
清暑筆談



卷之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長
水
日
抄

陸樹聲 著

中
華
書
局

長水日抄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思慮。塞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間。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剗削。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

明 雲間陸樹聲著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靈名混沌。氣分萬鬻。自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濫。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

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篇。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於三。而始於一。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偶。偶者爲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三其三而成九。九爲老陽。兩其三而成六。六爲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六進一而爲七。七爲少陽。陽極生陰。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爲八。八爲少陰。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敝在寒暑。陰陽調。寒暑平。則氣敝和不和。則災沴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傷於暑。秋必痰癘。蓋方冬時陽在內。陽爲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

陽爲疫癘。方夏時陰在內。陰爲主。暑雖入之。勢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而搏陰爲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脈。任脈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脈之海也。督脈起於下極之脛。會陽之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陽脈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脈。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爲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爲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爲兌。兌爲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爲艮。艮爲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爲震。震爲雷。坤之下一畫交於乾。而爲巽。巽爲風。雷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爲坎。爲離。離爲火。坎爲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陰處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合。而化生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水火爲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事也。易雖扶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九無首則

吉。六永貞則固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爲奇。奇者爲陽。二爲耦。耦者爲陰。陰陽之象也。臨卦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爲井。火在木上。故離上而巽下之爲鼎。震在下。艮在上。上止而下動之爲頤。故曰。象者像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往字當自爲句。蓋屯之初爻爲陽。四爻爲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爲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爲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數以三爲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上。剛過而當蠱之極。未可

以有爲。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爲也。故可則。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己。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己者。大同無我之己也。何也。人與己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己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已兩忘矣。何以有己。疑所謂舍己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無爲而無不爲。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掘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其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於陘。楚人使屈完來盟於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於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卻克伐齊。敗之於鞍。至於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得蕭同叔子爲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於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於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卽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子奪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謫。晉文公譎

而不正。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尙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爲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陳託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司馬溫國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溫國曰：「言出子口，入於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終不爲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溫國之賢，伊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卽言無不可者，而伊川不爲之言，或謂伊川不忠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或善始而乖終，況諫官係繩糾之責，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故不苟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於秦而無害秦，留用之。後至丞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然終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書干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可以見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脈，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

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脈爲心肝脾肺腎。具五行之氣。故爲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爲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藏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滲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爲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爲九。其外則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脈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脈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嘯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體魄降。氣行爲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爲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爲天子所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餘八州者諸侯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畀人掌之何貢之爲。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真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己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爲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爲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略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爲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爲光寵。第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

賀又以和戎爲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罪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何以慶爲。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鋦。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鋦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榮公不悟此也。

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輸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闕。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毫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實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勳業於宣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爲立傳。然固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

傳贊則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紀載之公也。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與宰相呂汲公書。論災傷蠲租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詔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傷。夫所云詔薄成風。以報災非所樂聞。知而斬於申報。暴征急斂。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勘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以上念國計。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此正仁政之先務也。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幡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從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不知翰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值操梟雄。皆殞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驚進所致。若乃東晉謝安。孟嘉之值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曠懷達識。嘉之放志山水。夷猶冲默。蹟然處順。不希世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漢順帝備禮玄纁。以徵樊英。朱子綱目書聘處士樊英爲五官中郎將。英滯遲至京。帝責之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慢朕命。英對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

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尤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由其志雖簞瓢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夫以臣對君而抗言若此。其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方術之流耳。觀班固漢書列儒于九家之流。則宜乎當時所謂儒者若此。而帝徒以死生富貴貧賤挾之以待儒。則宜其所徵者非眞儒也。

荆公于呂惠卿始善而終睽。荆公罷相。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己。不忘芥蒂。會公弟和甫執政。呂方除服。意不自安。以啓貽公曰。合乃相從。豈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于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戲。而盜言皆達。莠氣並生。後既莫知其所終。前亦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責善。難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伏惟觀文公相公。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同。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荆公以書答之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我無預公。則公何尤於我。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于聖世。而安石叢爾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溫。不若相忘之爲愈也。趨召在朝夕。惟良食

自愛。呂書至。公披閱再三曰。終是會做文字。或謂荊公于呂何過于優容而不悔悟。其失於知人若此。余曰。此正見此老執拗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爲儕輩。在杭則爲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卽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尤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詔倖恩。市井不爲。縉紳共恥。尙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有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慙。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而貽譏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以宦豎而殺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殺。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以弑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略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爲不幸。雖然彼閔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瞑眩者之爲幸。如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瞑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謹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爲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說其落城。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爲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覲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唐德宗諭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曰。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爲賣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爲輕已。以姜公輔爲賣直。贄數以直言劇切。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窘乏之後。惟務聚斂。悅人言利。如日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贄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似非出於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